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四

六祖下第五世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  
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

臨濟

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  
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个甚麼州曰何  
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  
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  
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  
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  
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



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去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个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

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作濠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叅堂去

馮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

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

頭見師空手乃問鑊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个事師便近前檗豎起鑊曰祇這個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監起曰爲甚



麼却在某甲手裏檨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師鉏地次見黃檨來拄鑿而立檨曰這漢困那師曰  
鑿也未舉困个甚麼檨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檨  
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  
漢無禮檨纔起便打維那師鑿地曰諸方火葬我這  
裏活埋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檨來便閉却目  
黃檨乃作怖勢便歸方丈師隨至方丈禮謝首座在  
黃檨處侍立黃檨云此僧雖是後生却知有此事首  
座云老和尚脚跟不點地却證據个後生黃檨自於  
口上打一擱首座云知即得 師在僧堂裏睡檨入  
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檨却又睡檨

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問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

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

檨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馮山舉問仰山祇如黃檨  
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

師栽松次檨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

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鑿頭埒地

三下檨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埒

地三下噓一噓檨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黃檨因

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檨曰一頓

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檨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

檨便打頭舉似師師曰吾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

檨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檨曰汝



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檠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  
麼來日卽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檠曰這風顛漢又來  
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

馮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馮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馮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徑山有五百衆少人叅請黃檠令師到徑山乃謂師  
曰汝到彼作麼生師曰某甲到彼自有方便師到徑  
山裝腰上法堂見徑山徑山方舉頭師便喝徑山擬  
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山這僧適來有甚麼  
言句便喝和尚徑山云這僧從黃檠會裏來你要知  
麼自問取他徑山五百衆大半分散 師半夏上黃

檠山見檠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掩或作措

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檠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  
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檠便打趁今去師行數  
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檠檠曰甚處去師曰不  
是河南便歸河北檠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檠大笑乃  
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  
檠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鋦如何得勝光據座  
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噯師以手指曰  
這老漢今日敗缺也 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

來師曰黃檠來平曰黃檠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  
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



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  
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  
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何如師  
便出去 徃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  
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  
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在 到鳳林林曰有事相  
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剗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  
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一本作海月元無影  
遊魚本不迷此從會元 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  
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  
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

詩人莫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

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

云和尚意作麼生瀉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瀉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到大慈慈在方丈內坐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慈云

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今古永超

圓智體三山鎖斷萬重關慈便喝師亦喝慈云作麼

師拂袖便出 到襄州華嚴華嚴倚拄杖作睡勢師

云老和尚瞌睡作麼嚴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云

侍者點茶來與老和尚喫嚴乃喚維那第三位安排

這上座 到翠峰峰問甚處來師云黃檗來峯云黃

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師云黃檗無言句峯云爲甚



麼無師云設有亦無舉處峰云但舉看師云一箭過西天 到象田師問不凡不聖請師速道田云老僧祇與麼師便喝云許多禿子在這裏覓甚麼椀 到明化化問來來去去作甚麼師云祇徒踏破草鞋化云畢竟作麼生師云老漢話頭也不識 到初祖塔頭塔主云長老先禮佛先禮祖師云佛祖俱不禮塔主云佛祖與長老是什麼冤家師便拂袖而出 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師以手敲拄杖三下却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見乃問夫賓主相看各具威儀上坐從何而來太無禮生師云老和尚道甚麼牛擬開口師便打一坐具牛作倒勢師又打

一坐具牛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

瀉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

負也無仰云勝卽總勝負卽總負

師爲黃檗馳書到瀉山時仰山

作知客接得書便問者个是黃檗底那个是專使底師便掌仰山約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瀉山瀉山便問黃檗師兄多少衆師云七百衆瀉山云什麼人爲導首師云適來已達書了也師却問瀉山和尚此間多少衆瀉山云一千五百衆師云太多生瀉山云黃檗師兄亦不少師辭瀉山仰山送出云汝向後北去有个住處師云豈有與麼事仰山云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

無終

懸記普化師後到鎮州普化已在彼師出世普化佐贊于師師住未久普化全身脫去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 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於言下頌旨諸方目此為四料棟

師又嘗示眾曰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山上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人俱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了也學人若眼定動即沒交涉擬心即差動念即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 大慧宗杲禪師因悅禪人請普說僧問臨濟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三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拔出眼中楔進云臨濟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未審與和尚答底是同是別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適來猶自可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時如何師云適來猶自可而今更即當復云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切切怛怛唯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說漸是豈無言說因甚麼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頃說漸是豈無言說因甚麼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不獲已說个心說个性已大段狼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盡切不



得記我說底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瓶瀉水喚作運  
糞入不名運糞出却被這些子障却自已正知見不  
得現前自已神通不能發現只管弄目前光影理會  
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大似  
掉棒打月柱費心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若  
一言半句設一個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若  
是個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  
甚麼弄御孫家具祭鬼神茶飯蓋你不能一念緣起  
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  
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  
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落處脚跟下黑漫漫依前只  
个漆桶只如適來座上問奪人不奪境一段話只是  
册子上念將來如法答他又理會不得問一段未了  
又問一段恰如村人打傳口令相似我今不惜口業  
爲你諸人葛藤註解一徧臨濟一日示衆云有時奪  
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境兩俱奪有時  
人境俱不奪會麼良久左右顧視便下座遮个便是  
金剛王寶劍我昨日說底將蜈蚣毒蛇蠍子并諸雜  
毒貯在一甕裏你試將手就中拈一个不毒底出來  
看若拈得出不妨於此事有少分相應若拈不出自  
是你根性遲鈍夙無靈骨也怪妙喜不得臨濟當時  
道這幾句閑言長語面目現在自是你不會看得出

你若領得此意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鐘樓  
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之類不著問人一一自知下落  
古人垂个方便豈是閑開口須知爛泥裏有刺當時  
有个克符道者理會得臨濟意便出來問如何是奪  
人不奪境臨濟當時不知那裏得許多閑言長語鬪  
湊得恰好便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得許多閑言長語鬪  
諸人還會麼煦日發生鋪地錦得許多閑言長語鬪  
絲是人此兩句一句存境一句奪人克符又作頌曰  
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誑訛師云有甚麼誑訛仙桂  
玄旨思量反責麼師云誑訛人之罪驪珠光燦爛仙  
影婆娑師云何不早恁麼道覲面無差互還應滯網  
羅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頌大  
槃在驪珠光燦爛仙桂影婆娑之上蓋此兩句是境  
學者問不奪境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大意只是  
不可思量擬議思量擬議者人也蹉却覲面相呈一  
著子即被語網羅矣克符此頌專明煦日發生鋪  
地錦所以有驪珠光燦爛仙桂影婆娑之句乃是存  
境而奪人故曰覲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人之義  
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具眼者方能辨別又問如何是  
奪境不奪人答云王令已行天下徧是奪了境將軍塞外絕烟  
塵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是奪了境將軍塞外絕烟  
塵是存人而不奪頌曰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師



云也須閑處作堤防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師云  
 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麼此兩句是境直饒玄  
 舊債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其餘人境兩俱奪人境  
 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其餘人境兩俱奪人境  
 俱不奪盡是依語就學家問處答又問如何是人境  
 兩俱奪答云并汾信絕獨處一方便有人境兩俱奪  
 面目頌曰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師云已落第二  
 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師云買石得雲饒擬犯吹  
 毛劍還如值木盲師云識法者懼進前求妙會特地  
 斬精靈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既行不留佛祖  
 到者裏進之退之性命都在師家手裏如吹毛劍不  
 可犯其鋒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師云登寶殿  
 野老謳歌頌曰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師云登寶殿  
 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師云世間相常住問答理  
 俱全師云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蹋破澄潭月師  
 云猶有這在穿開碧落天師云勞而無功不能明  
 妙用師云動著即錯淪溺在無緣師云却依舊處著  
 這个是適來上座請益底公案謂之四料揀你若  
 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他當時垂示處看如何看  
 山僧有時奪人境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境  
 兩俱奪有時奪人境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境

有時奪人境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境  
 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便不是  
 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方始  
 是你諸人還會麼這般說話莫道是你諸人理會不  
 得妙喜也自理會不得我此門中無理會得理會不  
 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須信古人垂慈則有法  
 無法不垂慈道眼未開大法未明豈免向他人口裏  
 覓禪覓道覓玄覓妙覓得了惟恐人知及至說時又  
 恐說盡了末後無可說這个是無限量底法你以有  
 限量心擬窮他落處且莫錯只如世尊在靈山會上  
 百萬眾前拈華普示獨迦葉破顏微笑何曾怕人知  
 又何曾密室裏傳授來我這裏禪許你眾人聞不許  
 你眾人會如上所解註者四料揀你諸人齊聞齊會  
 了臨濟之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臨濟宗旨豈到今  
 日你諸人聞妙喜說得落將謂止如此我實向你道  
 此是第一等惡口若記著一个元字脚便是生死根  
 本也你諸人諸方學得底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是甚  
 麼屎禪一向要在皮袋裏將調實有恁麼事莫錯諸  
 上座你真个要參妙喜禪盡將諸方學得底掃向他  
 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  
 虛却心來共你理會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



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个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天人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

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

作麼生會

南院顯問風穴沼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曰三句印開朱點

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風

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裡頭人風穴曰明破卽不

堪南院深許之後神昇謹舉云若人問神昇如何是

第一句云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云有什麼驢漢

如何是第三句云近前來向你道才近前便打若恁

麼會得也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

時得休佛法不是磨梭合縫底道理似這一問說話

須是久在他門風來始得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

方可如是子細珍重首山上堂舉三句語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山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

慈悲何在山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山曰



此三段義似宗門夫言似則非宗門旨要明矣然宗門肯要雖即文字語言不可見離文字語言亦安能見哉臨濟曰大凡舉唱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一玄有要此塗毒鼓聲也臨濟歿二百年尚有聞而死者夫分賓主如並存照用如別立君臣如縱慈明曰一句分賓主穆時全是一時行要會个中意日午打三更同安曰宿主穆時全是一時行要會个中意日午還鄉曲調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樹花如前語句皆非一代時教之所管攝摩醯首羅面上亞豎一目非常目也幻寄曰洪師如竝如別如縱語若錯認則罪深於薦福古也一覺範著臨濟宗旨曰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那個是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個因緣未明中間直下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個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决擇豈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為游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决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祖代與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

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軋坤底句答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底衲僧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明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計未審作个甚麼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柵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觸事不通彼此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隨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問氏問豐干師乃曰這個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决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



裏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漫語証  
嚇它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眾曰金  
花布地玉蕊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雨露  
結為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麼若道  
不得眼中不傷物義道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  
塵家國與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  
怙於此明去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  
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瞎卻天  
下人要知老僧與闍黎麼拊其膝曰這裏是闍黎這  
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黎是別若道  
是同去上座自座上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  
老僧即是闍黎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  
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參尋事畢所以永嘉曰粉骨  
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  
一日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曰賓  
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  
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為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  
予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  
綱渠渠惟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此字應衍謂  
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  
異見一切平常便是祖意其說是否予曰居士聞其  
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

也予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設也所言一句中具  
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眾生熱惱海  
中清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搥之  
則聞者皆死惟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不死  
臨濟無恙時與化三聖保壽定上座輩聞而死者今  
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即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  
益於道者即不橫死者也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  
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  
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  
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  
未嘗自為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悞認  
玄沙三句為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  
之不以為非為可歎息玄沙曰真常流注為平等法  
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遣理謂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  
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量  
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落地言通大  
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迴機  
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  
色慾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  
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  
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  
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



古不足道遠亦迷倒予不可以不辯無盡領之  
 福古示眾云眾生久流轉者為不明自己欲出苦源  
 但明取自己已自己是根帶今時日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  
 夏將未空劫已前事還得相應也未若未得相應爭  
 柰永劫輪迴何有甚麼心解諸人過去生中總曾學  
 解風吹入生死海若知解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  
 來多知多解說得辯慧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  
 與空劫已前事不相應因茲惡道輪迴動經塵劫不  
 復人身如今生出頭來得個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  
 廣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迴何不歇心去如  
 癡如迷去不語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柰汝何古德  
 云一句語之中須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門是佛  
 知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脫法界眾生皆令成佛今人  
 却言三玄是臨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  
 難分古注曰此句總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玄也  
 得意忘言道易親古注曰此玄也重陽九日菊花新古  
 明該萬象古注曰此體中玄也重陽九日菊花新古  
 注曰此句中玄也僧問三玄三要之名願為各各標  
 出古曰三玄者一體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  
 玄門是佛祖正見學道人但隨入得一玄已具正見  
 入得諸佛闡域僧問依何聖教參詳悟得體中玄古

曰如摩法師云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又曰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  
 世間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六祖云汝等諸人自  
 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  
 生萬種法又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  
 法輪如此等方是正見纔缺纖毫即成邪見便有剩  
 法不了唯心僧又問如何等語句及時節因緣是體  
 中玄古曰佛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  
 一莖草插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  
 一踏踏倒起曰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  
 識得根源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己州對曰山河  
 大地此等所謂合頭語直明體中玄正是潑惡水自  
 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誠曰大凡下語如當門劍一  
 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若不如是死在句下又南院  
 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進曰  
 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杏山問石室曾到五  
 臺否對曰曾到曰見文殊否對曰見又問文殊向汝  
 道什麼對曰道和尚父母拋在荒草裏僧問甘泉維  
 摩以手擲僧曰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意旨如何答曰  
 溝塞壑僧曰一句道盡時如何答曰百雜碎雲門問  
 僧甚處來曰南嶽來又問讓和尚為甚入洞庭湖裏  
 僧無對雲門代云謝和尚降尊就卑此等語雖赴來



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且未得脫灑潔淨更須知有  
 句中玄僧曰既悟體中玄凡有言句事理俱備何須  
 身法性能卷舒萬象縱奪聖凡被此解見所纏不得  
 脫灑所以須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脫一路向上  
 關候又謂之本分事祇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語句  
 是句中玄古曰如比丘問佛說甚法佛云不定法曰  
 甚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  
 佛法大意答曰廬陵米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和  
 尚親見南泉來是否答曰鎮州出大蘿蕪頭又問雲  
 門如何是超越祖之談答曰餠餅如何是向上關  
 候曰東山西嶺青又問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  
 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總通所以體中玄  
 見解一時淨盡從此已後總無佛法知見便能與人  
 去釘楔脫籠頭更不依倚一物然但脫得知見與人  
 猶在於生死不得自在何故為未悟道故於它分  
 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話今世以此為極則天下大  
 行祖風歇滅為有言句在若要不涉言句須明玄中  
 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因緣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  
 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  
 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僧問馬大師離四句

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答曰我今日頭痛問取海  
 取智藏僧問藏藏曰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又問海  
 海曰我到遮裏却不曾又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法  
 約的大意三問三被打下初宗即未可也僧曰三玄  
 極惟悟者方知若望上祖初宗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  
 須得一時圓備若見未圓備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  
 玄未了句中玄此人常有佛法知見所出言句一  
 要合三乘對答句中玄須依時節具理事分賓主方謂  
 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見故道眼未明  
 如眼中金屑須更悟此中玄乃可也若但悟句中  
 玄即透得法身然反為此知見奴使並無實行有憎  
 愛人我以此心外有境未明體中玄也雲門臨濟下兒  
 孫多如此凡學道人在脫灑路上始得平穩脚蹋寔地  
 中玄方能不坐脫灑路上始得平穩脚蹋寔地僧  
 曰既云於佛祖言句棒喝以悟為則但學者下劣不悟  
 者古曰一切言句棒喝以悟為則但學者下劣不悟  
 道但得知見是學成非悟也所以認言句作無  
 事作點語作縱語作奪語作照作用作同時不同時  
 語此皆邪師過謬非眾生咎學者本意只欲悟道見  
 性為其師不達道祇將見教渠故曰我眼本正道因  
 師故邪僧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三法門亦有三  
 而語句各各不同如何又言一句之中須具三玄三



要古曰空空法界本自無為隨緣應現無所不為所以  
以虛空世界萬象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草木榮  
枯人天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世出世  
間皆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還歸此法  
界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  
轉大法輪維摩曰或為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作  
地水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智水示作  
魚龍處涅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物真覺云一月普  
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三祖云一即一切一切  
即一故曰萬法本無攬真成立真性無量理不可分  
故知無邊法界之理全體徧在一法一塵之中華嚴  
曰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  
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  
聲皆具周徧含容四義理性無邊事相無邊叅而不  
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件耶僧又  
進曰古人何故須要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件耶  
在哉古曰蓋緣三世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體中  
玄三世祖師所有言句并教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門中沒  
世佛之與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門中沒  
量大人容易領解且如親見雲門尊宿具大聲價如  
德山密洞山初智門寬巴陵鑒只悟得言教要且未

悟道見性何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椀  
裏盛雪問吹毛劍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祖意教  
意是報雲門恩了也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轉  
語足報雲門恩了也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轉  
事若在言句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失其一判  
報師恩乎覺範僧寶傳贊曰古說法有言三失其一判  
三玄三要為玄沙所立三句其罪巴陵三語不識  
活句其三分兩種自已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何謂三  
玄三要為玄沙所立三句其罪巴陵三語不識  
一玄中具三要為玄沙所立三句其罪巴陵三語不識  
丈黃檗但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峯但名陷虎却物  
譬如火聚觸之為燒背之非火古謂非是臨濟門風  
則必有據而言有據何不明書以絕學者之疑不然  
則分臆說肆為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立三玄  
則分以體中為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立三玄  
辨乎方譏呵學者溺於知見不能悟道及釋一語之  
中具三要則反引金剛首楞嚴維摩等義證成曰理  
性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  
中不具三要三玄三要夫叙理叙事豈非知見乎且教乘  
既具此義則安用復立宗門古以氣蓋人則毀教乘  
為知見自宗不通則識活句耶曰巴陵真得雲門之旨  
謂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耶曰巴陵真得雲門之旨



夫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使問提  
 婆宗答曰外道是問吹毛劍答曰利劍是問祖教同  
 異答曰不同則鑒作死語墮言句中今觀所答三語  
 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皆赴來機活句也古非  
 毀之過矣二失也何謂分二種自巳不知聖人立言  
 之難耶曰世尊偈曰隨那微細識習氣如瀑流真非  
 真恐迷我常不開演以第八識言其爲真也耶則慮  
 迷無自性言其非真也耶則慮迷爲斷滅故曰我常  
 不開演立言之難也爲阿難指示卽妄卽真之旨但  
 曰二種錯亂修習一者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識  
 精圓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然猶不欲間隔其辭慮  
 於一法中生二解故古舛建兩種自巳疑誤後學三  
 失也 林間錄云臨濟大師曰大凡舉唱宗乘須一  
 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要有玄有要今諸方衲子  
 多溟滓其語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作偈通  
 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  
 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非特臨濟宗喜論三要石  
 頭所作叅同契備具此旨竊嘗深觀之但易玄要之  
 語爲明暗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  
 首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又開通發揚之  
 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在暗則必分上中在明  
 則須明清濁此體中玄也至指其宗而示其意則曰

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下廣叙明暗之句奕奕  
 聯連不已此句中玄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謹白叅  
 玄人光陰莫虛度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則是真  
 報佛恩此意中玄也法眼爲之注釋天下學者宗承  
 之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但一味作體中玄黃不真黑  
 頭之意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注辭曰玄黃不真黑  
 白何咎遂開悟此悟句中玄爲體中玄耳如安楞嚴  
 破句讀晉楞嚴亦有明處予懼學者雷同其旨宗門  
 妙意指趣今叢林絕口不言老宿德日以問喪未  
 學小生日以譁誼無復明辨因記先德詮量大法宗  
 趣於此以俟有志者又云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故  
 明導者假以俟有志者又云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故  
 則妙精圓明未嘗間斷謂之流注真如此汾陽所謂  
 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而明之不然死於  
 語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脫略窠臼使不滯影迹謂之  
 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三  
 玄之說本猶遣病故達法者貴知其意知意則索爾  
 虛閑隨緣任運謂之不遺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  
 道易親者也古塔主喜論明此道然論三玄則可以  
 言傳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  
 有玄有要自非親證此道莫能辨也 海印曇珍曰  
 古德於三玄語類能言之而於三要則皆杜口按淨



軟善語二剛強語三雜說善行樂果軟善語也惡行  
苦果剛強語也讚善毀惡雜說也三要蓋本於此也  
一玄門須具三要薦福古分摩古人公案謂此為體  
中玄此為句中玄無論未達臨濟落處即於一句具  
三玄一玄具三要文義亦相戾甚矣寂音力斥之良  
是而謂薦福悞認玄沙三句為三玄則其誤與薦福  
等蓋玄沙三句初未嘗有體中句中之名兩家所陳  
俱以第三為極則沙之第一句謂盡十方世界更無  
他故祇是仁者等語已盡福之所謂體中玄義矣寂  
音乃摘其數語而為句中玄復以沙之第三句為體  
中玄淺深既自倒置強合其所本二強析其所本一  
傳會欺眾何異束蒲為脯原福立二種自己之意謂  
體中是教乘極則語句中是宗乘極則語尚是今時  
自己言句邊事必不涉言句契空劫自己始得其所  
謂玄中玄而盡佛祖心法其訶巴陵三語未足以報  
佛恩即指廬陵米價鎮州蘿蔔為句中玄謂悟此等  
言句未為悟道意也殊不知廬陵米價即空劫自己  
即具三玄三要佛授手授不可授之授授此而已  
燈燈相續續無所續之續續此而已謂此是言句別  
求空劫自己吾知其愈遠也寂音謂福不識廬陵活句

彼豈以廬陵米價為死句固識為宗乘極則語直未  
識此語即空劫自己之分身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與  
福所舉玄中玄諸公案無異道耳福既不能識此則  
玄中之所列世尊良久馬師無心解佛祖亦不柰渠何  
何能窺藩乎于不二法強生二解佛祖亦不柰渠何  
矣嗚呼世尊拈花便是青原拈米價使人盡解一笑  
而承受金色頭陀又何足貴哉宜乎薦福之未達也  
寂音又引楞嚴罪薦福立二種自己而楞嚴固有二  
種根本謂根本可云二種自己不可福肯俛首乎且  
福之言曰空劫自己是根蒂今時自己是枝葉福亦  
何嘗截然二之必以此為罪則凡云真心妄心本來  
識神皆負罪哉福之分孽三玄實不知而妄作而音  
之斥福則又不能無疵音太息立言之難不誣也林  
間錄所載論玄要語悉本薦福其引參同契責法眼  
更自穿鑿當撰臨濟宗旨時音之見已日劫遠矣曇  
珍三要乃薦福流裔玄沙三句具沙章中噴欲契三  
玄三要句請看金色笑拈花窺鞭  
良馬今何處高樹扶疎挂晚霞  
師曰有時一喝

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  
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



議師便喝

寂音頌云金剛王劍觀露堂堂纔涉唇吻即成滲漏探竿影草不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不作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

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

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

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

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

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上堂僧

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

在甚麼處僧便喝 人天眼日有又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

大敗師曰過在甚麼處僧曰再犯不容 人天眼日有

師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崇覺

云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師會下有

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却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

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者

賊師聞乃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

客便下座 徹菴瓚頌云美人私語竹中庭轉盼金籠

鸚鵡聽生怕禽言露心事手按香稻暗叮

嚶 廣慧 連舉兩堂首座相見齊喝話云諸人且道

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賓主是個瞎漢若道無賓主

也是個瞎漢不有無萬里崖州你若向這裏道得

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也好與三十棒衲僧家到

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積去良久云苦哉苦哉

鐵椎速退速退 示衆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



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  
 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  
 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  
 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  
 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  
 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  
 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个清淨境出善知  
 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  
 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  
 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  
 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

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和正

僧問克符禪師如何是賓中賓

符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  
 賓中主符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  
 如何是主中賓符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  
 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符曰橫按鎊鉞全正令太平  
 寰宇斬痴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為甚麼却斬痴頑符  
 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僧問神鼎  
 誣如何是賓中賓鼎云暗云放汝三十棒云如何是  
 似暗云如何是主中賓鼎云暗云放汝三十棒云如何是  
 主中主鼎云耶了僧問雪竇顯曰如何是賓中賓  
 曰滿面埃塵又曰噫復頌曰賓中之賓少喜多嗔丈  
 夫壯志當付何人曰如何是賓中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  
 曰引復頌曰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  
 許曰如何是主中賓曰月帶重輪又曰收復頌曰主  
 中之賓温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嚙呻曰如何是主  
 中主曰大千捏聚又曰揭復頌曰主中之主正令齊  
 舉長劍倚天誰敢當禦總頌曰賓主分不分顛預絕  
 異聞解布勞生手寄言來白雲華嚴普攷舉四賓  
 主話云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  
 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  
 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



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仔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示眾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

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

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

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

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

較些子汾陽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

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 瑯琊覺云先照後用露

獅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

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合如是提弄嬰兒俯憐赤子

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為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驩還

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驩還

為瑯琊出氣底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同時慈明云有時先用後照有時先用後照有時先用

乃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緇素得出底麼若

有試出來呈醜拙看若無山僧今日失利徑山杲

云若也先照後用則暗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

開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暗一切人眼若也先用

不同時則全開全暗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

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實主俱無有一則全具實主

即今眾中或有個不受人瞞底漢來道遮裏是甚麼

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主說賓攔臂

擱住拽下禪牀痛椎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

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

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

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師

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

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

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祗宜老漢大覺云得即

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師問僧甚



麼處來僧便喝師揖坐僧擬議師便打又一僧來師  
豎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復見僧來亦豎起拂子僧  
不顧師亦打徑山杲頌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  
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  
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起拂子僧便喝師  
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眾夫為法者不避喪身  
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  
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  
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 師  
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 問僧  
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  
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叅三聖纔舉前話三聖

便打僧擬議聖又打

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  
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埽土墓

拈拄杖云更有一个  
甚處去卓拄杖一下

有一老宿叅便問禮拜即是

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个草賊宿曰賊

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

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

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

聞云官  
馬相踏大覺到叅師舉起拂子覺敷坐具師擲下

拂子覺收坐具叅堂去僧眾曰此僧莫是和尚親不

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至師曰大眾道汝不

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覺乃珍重下去 師

問院主甚麼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



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這個麼主  
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

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

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同普化赴施主齋

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

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粗生曰這裏是甚

麼所在說粗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

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粗生化喝

曰瞎漢佛法說甚麼粗細師乃吐舌妙喜曰且道臨濟兩次休去還

有商量分也無若有且如何商量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

僧堂地爐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

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普化入來師便問汝是凡是

聖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

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

眼師云者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一日普化在僧

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師

謂直歲云細抹草料著普化云少室人不識金陵又

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人開趙州遊方到院在

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

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甚

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人下註

脚師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咩咩師曰啞



那山曰長老作麼師曰者畜生 麻谷問大悲千手

眼那个是正眼師搗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

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

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

谷又問十二面觀音那个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

師云山僧無一法與人祗是治病解縛你取山僧

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 又云一念緣起無生超

出三乘權學 示眾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

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

勝殊勝自至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

山僧指示人處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

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

信不及即便忙忙地狗一切境被他萬境回換不得

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欲

識得祖佛麼只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

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他活祖意

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狗好惡境掇去驢牛

肚裏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

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即

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

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刹那間不擇貴賤老少你要

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



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卽今日前聽法底人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若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爲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甚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勿一个形段孤明是遮个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迴三界受種種苦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旣無隨處解脫山僧恁麼說意在甚處只爲道流一切馳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廁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只爲道流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卽行要坐卽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



人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時光可惜  
祇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  
善知識意度莫錯道流你只有一个父母更求何物  
你自返照看古人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卽  
無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  
兵便卽見神見鬼指東畫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  
須抵債向閻羅王前吞熱鐵丸有日在好人家男女  
被遮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卽捏怪瞎屢生索飯錢有  
日在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  
一般精魅惑亂身心更莫造作只是平常你纔擬心  
早是錯了也且莫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

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只爲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  
只爲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迴五道云何是法  
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  
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  
懸隔道流山僧說法說甚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  
入穢入凡入聖入真入俗要且不是你真俗凡聖能  
與一切真俗凡聖安名一切真俗凡聖安者个名字  
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莫安排方契玄旨山僧說法  
與天下人別只如有个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  
身問法纔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何以如此只爲我  
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



謬 又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著衣喫飯屙矢送尿困來卽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一切境緣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皆爲解脫大海今時學禪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卽不得名爲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真辨僞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出家人一家入一家乃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真出家人只如今有个佛魔同體若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

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未有了日時有僧問如何是佛魔乞垂開示曰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卽無佛魔佛與衆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處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勒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山僧所說只是道流現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法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遊履國土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



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只爲你  
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  
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欣聖如此之流取捨未  
忘滌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現今更無  
時節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若如  
是見是真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  
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  
獄業若是真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  
見解若達真心悟性圓明方始了畢問如何是真正  
見解乞再指示曰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滌入淨入  
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毗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

國土成住壞空佛出於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  
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  
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全真皆是實

相

語錄作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實法此從正法眼藏

惟有聽法無依道人是

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  
如是見得是真正見解學人不了執爲名句被他凡  
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  
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  
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欲得生死去住自  
由卽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  
活鱗鱗地應是萬般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

語錄所字下有



以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爲秘密道流你莫認个夢  
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甚麼  
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喫補毳過時且要訪尋善知  
識莫因循逐樂虛生浪死光陰可惜念念無常麤則  
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大四相所逼無有  
了期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擺  
撲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曰你一念心愛被水溺  
你一念心嗔被火燒你一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  
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  
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  
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你只今

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如是見得便乃  
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沒嫌底法你若憎凡愛聖被  
聖凡境縛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文殊現早錯了  
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麼只你目前用處始  
終不異處處不礙此个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  
光處處總是普賢你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此是  
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顯卽一時顯隱卽一時隱一  
卽三三卽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 夫大善知識  
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  
向逆順中覓人所以我於十二年中求一个業性如  
芥子許不可得若似新婦子禪師便卽怕趁出院不



與飯喫不安不樂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被遞出始知是貴若到處人盡肯堪作甚麼所以師子一吼野狂腦裂道流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你且說證何法修何道你今用處欠少甚麼物修補何處後生小阿師不會便卽信者般野狐精魅許他說事繫縛他人言道理行相應護惜三業始得成佛如此說者如春細雨古人云路逢達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覓甚麼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欲得與祖佛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悞

你心心不異名之活祖心若有異則性相別心不異故卽性相不別問如何是心心不異處師云你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你祇麼認他閑名爲實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个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你還是娘生已否你若求佛卽被佛魔攝你若求祖卽被祖魔縛你若有求皆苦不如無事有一般秃比丘向學人道佛是究竟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滿始成道道流你若道佛



是究竟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側  
臥而死去佛今何在明知與我生死不別你言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  
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  
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  
相乃真形你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議一切諸天神  
僊阿修羅大力鬼亦有神通應是佛否道流莫錯祇  
如阿修羅與天帝釋戰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  
絲孔中藏莫是聖否如山僧所舉皆是業通依通夫  
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  
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被

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達六種色聲香味觸法  
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雖是五蘊陋質便  
是地行神通道流真佛無形真法無相你祇麼幻化  
上頭作模作樣設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真  
佛是外道見解夫如真學道人竝不取佛不取菩薩  
羅漢不取三界殊勝迥然獨脫不與物拘乾坤倒覆  
我更不疑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  
現無一念心怖緣何如此我見諸法空相變卽有不  
變卽無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以夢幻空華何勞把  
捉惟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  
溺入三塗地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



何如此無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由心故有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你擬傍家波波地學得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不如無事向叢林中牀角頭交脚坐 道流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髮不立歷歷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什麼物古人云說似一物則不中你但自家看更有什麼說亦無盡各自著力珍重 道流是你目前用處與祖佛不別祇麼不信便向外求莫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你十年行脚約山僧見處無如

許多般祇是平常著衣喫飯無事過時 逢佛殺佛

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 你一念心歇

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

樹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

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

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

變化意生化身 有一般瞎禿子喫飯飽了便坐禪

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

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

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與麼聽法底人作麼生



擬修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莊嚴得  
 底物若教他莊嚴你一切物即莊嚴得 山僧說向  
 外無法學人不會即便向裏作解便即倚壁坐舌柱  
 上齶湛然不動取此為是祖門佛法也大錯是你若  
 取不動清淨境為是你即認他無明為郎主古人云  
 湛湛黑暗深坑實可怖畏此之是也你若認他動者  
 是一切草木皆解動應可是道否所以動者是風大  
 不動者是地大動與不動俱無自性你若向動處捉  
 他他向不動處立你若向不動處捉他他向動處立  
 譬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大德動與不動是二種境  
 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 咸通八年丁亥四月

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  
 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  
 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口爭敢  
 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  
 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謚慧照寂音曰  
也者船子曰直須截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  
也幻寄曰寂音祇識菜刀子未夢見吹毛劍在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四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五

六祖下第五世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初習毗尼忽

青原

棄去抵馮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馮曰施主米莫拋

撒師曰不拋撒馮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

這個是甚麼師無對馮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

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

從甚麼處生馮呵呵大笑歸方丈馮至晚上堂曰大

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叅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

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

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眷吾將



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除  
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  
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  
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  
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  
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  
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  
似洞山山曰瀏陽乃有古佛耶妙喜曰不見道師子  
一滴乳迸散十斛驢  
乳 大陽延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且  
道合向甚麼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  
白雲宗不妙 圓通善云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  
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  
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  
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

故性有好風來席上  
更無閑語落人間

師在方丈內僧在窗外問

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  
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

師聞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玄沙云  
山頭老

漢蹉過石霜 洞山价云笑殺土地 東禪齊云只  
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為什麼  
道死急若不會作麼生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  
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  
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 幻寄云齊公  
此言以病為藥眼目定動入地獄如箭射 僧問三

千里外遠聞石霜有个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  
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眾曰不驚眾是與萬象

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 僧辭師問船去

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塗稍難僧



無對 雲蓋問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

師曰堂中事作麼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太煞

道也 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

人識得渠 妙喜曰一對無孔鐵椎就中一个最重 傳燈錄于師後語仍作無人接得渠 東

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麼生若道一般前來為甚麼 不許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徧且道古人意

作麼 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

汝刺脚與麼來還審得這個麼曰審不得師曰汝衲

衣與麼厚為甚却審這個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

柰審這個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

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

生曰爭柰驛師曰叅堂去僧曰喏喏 裴相公來師

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為笏在

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 示

眾初機未覲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叅

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

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恁麼

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

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个解會亦未許渠在 後僧問九

峯如何是頭峯曰開眼不覺曉曰如何是尾峯曰不

坐萬年牀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峯曰終是不貴曰有

尾無頭時如何峯曰雖飽無力曰直得頭 師居石

尾相稱時如何峯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霜二十年學眾多有常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 枯木眾唐僖宗聞師名專使賜紫師堅辭不受光啟



四年戊申二月己亥安坐而化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又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於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

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旣沒惟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鋏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鋏肩上便出

太原孚代云先師靈骨猶在雪竇頌免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



釐如山如嶽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團悟勤云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免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為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個了字免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這四句便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崙地吐在你面前了也後來祇是據款結案

寶盖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盖一見

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

猶隔津在盖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

堂頭和尚在盖曰為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

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僧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

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个

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

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

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个語話豈

有與麼功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

底道理師問智識所通莫不游踐徑截處乞師一言

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

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過來

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自得法船子邀世幽

棲學者鱗萃咸通庚寅乃開席夾山師初在瀉山

作典座瀉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瀉曰好



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  
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  
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  
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  
睡無僞亦無真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  
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  
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  
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  
步 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  
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 師會下有一僧到石  
霜入門便道不審霜云不必闍黎僧云與麼則珍重  
又到巖頭亦云不審頭乃噓兩聲僧云與麼則珍重  
纔回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師師  
明日陞堂乃喚昨日從石霜巖頭來底阿師出來如  
法舉前話僧舉了師云大眾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  
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云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  
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力亦有活人劍 上堂我二  
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闍黎和尚有  
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若師曰是  
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  
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  
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



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

蔣山懃云

夾山濁時頭尾皆濁這僧清時始終俱清後人不會便云這僧怕被打殺潛去殊不知綿裏有針這僧好是只好只是少一轉語待夾山云闍黎若不打殺老僧闍黎自著打殺埋向坑中只近前兩手擘開眼云猫

虎頭上座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

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

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

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没手足師曰且去

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升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

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

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

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尿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

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個

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眾看這

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

談也較山僧一級地師示眾云百草頭薦取老僧

鬧市裏識取天子雲門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

夾山梁生招箭雲門認賊為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如何是夾山

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後來法眼云我

二十年祇作境話會浮山遠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有何故辱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下黑暗上

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

也日月未足為明天地未足為大空中不運斤巧匠



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覩  
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  
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 上堂不知天曉悟不  
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  
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  
闍黎困魚止漈鈍鳥栖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  
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 上堂明不  
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他位裏脚不踏他位裏六戶  
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  
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鋦事到這  
裏有甚麼事闍黎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

殊 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  
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  
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  
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  
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  
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湏具正眼求脫虛繆之見定  
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  
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浪走何不  
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  
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惟向佛邊



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 中和元年十一月七

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

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

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參翠微語 具翠微章

他日問如何是佛理

微曰佛即不理師曰莫落空否微曰真空不空微復

示識偈曰佛理何曾理真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住敷

演我師宗師後住投子院名寂住 一日趙州和尚

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

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菴中坐師後

携一瓶油歸州曰又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个賣油

翁師曰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

子師提起油瓶曰油油師自過胡餅與州州不管師

令侍者過胡餅州禮侍者三拜州問大死底人却活

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

更侯黑

雪竇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驗作 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泥沙 徑

山杲頌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 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雪峰到師指菴前

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

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峯遊龍眠有兩

路峰問那个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西去

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

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峰問此間還



有人參也無師將鑿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添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

峰回首應諾師曰塗中善為雪竇顯於不是性燥漢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个甚麼語若能道得便乃

性燥平生光揚宗眼若不道顛頂頂上一惟莫言不道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

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球子後僧問師急水上

打球子意旨如何師曰念念不停留雪竇顯頌云六識無功伸一問

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球子落處不停誰解看師因僧問如何是十

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

牀立雪竇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與麼舉天

為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禪牀立如何是

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且道與前來舉底是同是

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詢

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

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請上座答一轉語非

但參見投子亦得知雪竇長處或復總道下禪牀立

惜取眉毛好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

屎涕盃鳴聲師便打問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

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妙喜云賊賊敗也復

云且道那個是正賊那個是草賊雪竇頌投子投子機輪無滯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開滌滌問一等是水為甚麼海鹹

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師在京赴一檀越齋檀

越將一盤草來師拳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

有僧問和尚在京投齋意旨何如師曰觀世音菩薩

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



絲 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  
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  
爲施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  
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  
訖跏趺而寂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  
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  
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  
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  
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舉初見翠  
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

惡師自此化導 僧問如何是大乘曰并索如何是

小乘曰錢索如何是有漏曰笨籬如何是無漏曰木

杓法雲秀云大乘小乘并索錢索有漏無漏笨籬木杓法昌遇和尚垂語云我要一個不會禪底做

國師妙喜曰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卅歲出家依年受具

皇天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

謂之周金剛常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

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

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

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



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个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

謂眾曰可中有个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 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雪竇著語云 勘破了也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雪竇著語云 勘破了也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

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雪竇著語云 雪上加霜復頌云 一勘



破二勤破雪上加霜曾險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  
完全能幾个急走過不放過孤峯頂上草裏坐咄  
園悟勤云雪竇道勤破且道是勤破德山為復勤破  
馮山 妙喜曰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小叅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

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

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

好與三十棒圓明密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極頭蛇尾法眼

則直截單提各能扶監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

扶得最初句在且作麼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

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又云若作兩極會且得沒

交涉便作龍頭蛇尾會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會畢

竟作麼生且道二老宿為甚麼却如此拈諸人試著

眼看 雪竇顯云此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

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闔

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

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園悟勤又云雪竇

道新羅僧便是撞著露柱底瞎漢甚麼處是這僧瞎

處人多情解道等他德山道你是甚麼處人當時便

以坐具劈面搥癡人若如此德山便放你也且道畢

竟甚麼處是這僧瞎處師便打 玄覺云叢林中喚

作隔下語且從祗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

生 大愚芝云時人盡道德山被這僧一推直得瓦解

會還曾夢見麼大愚道德山被這僧一推直得瓦解

冰消雖然如是今日覓 示眾道得也三十棒道不

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

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

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

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

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臨濟侍立次師曰困

濟曰老漢竊語作麼師便打濟掀倒禪牀師便休

云二員作者具吟啄同時眼有吟啄同時用雪竇擬  
向猛虎口中奪鹿飢鷹爪下分兔敢謂臨濟德山二



俱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 妙喜曰你看他了事  
 漢等閒驀路相逢自然各各有一出身之路後來雲峯  
 悅禪師拈云此二員作家一捺畧露風規大似  
 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醜且道誰是旁  
 觀者良久喝一喝據妙喜所見雲峯亦未免和泥合  
 水好與這兩個老漢一狀領過一坑埋却且道過在  
 甚麼處

龍牙問學人仗鎊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  
 引頸近前曰因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  
 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  
 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  
 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  
 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 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  
 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  
 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曰須是

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  
 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師令  
 侍者喚義存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  
 麼存無對 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  
 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

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 巖頭聞之曰德山  
 老人一條脊梁骨  
 硬似鐵拗不折雖然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  
 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  
 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癢福云和尚今  
 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  
 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僧叅師問維那

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上  
 堂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



呵大笑若識此人叅學事畢

或作德山密語 投子  
青云德山大似藏盡楚

天月猶有  
漢地星

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

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

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

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盡是虛

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

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示眾云諸子從朝至暮有

甚麼事莫要逞驢唇馬嘴問德山老漢麼我且不怕

你未審諸子有何疑慮近來末法時代多有鬼神羣

隊傍家走言我是禪師未審學得多少禪道說似老

漢來你諸方老禿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處成得幾

个佛也你若無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者你將取

學得底來呈似老漢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棒始得

你被他諸方老禿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

作模作樣恰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萬劫千

生輪迴三界皆為有心何以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

能一念不生則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即行

要坐即坐更有甚麼事仁者我見你諸人到處發心

向老禿奴會下學佛法荷負不惜身命皆被釘却諸

子眼睛斷諸子命根三二百个媼女相似道我主化

建立法幢為後人開眼目自救得麼仁者如此說修

行你豈不聞道老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即今何



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  
歇去無事去你瞥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  
人你見德山出世十個五個總擬聚頭來難問待教  
結舌無言你是傻儂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  
子不出頭是好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  
傍家走道我解禪解道點習點肋稱揚稱鄭到這裏  
須盡吐却始得無事你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  
解體無凡聖更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個喫  
瘡疣鬼總是精魅我這個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  
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  
與你萬法爲師這個老漢不敢謗他所以老胡吐出  
許多方便涕唾教你無事去莫向外求你更不肯欲  
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胷襟巧說言辭以舌頭取辦  
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  
此見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覓人  
道我是祖師門下客却被他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椗  
便却與他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  
禪是道誑他間閻有甚麼交涉謗我先祖德山老漢  
見處卽不然這裏佛也無法也無達磨是老臊胡十  
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  
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  
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



我先祖下至此會元載之雲門偈 仁者莫錯身被  
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山人始得

瘡疣衣學甚麼事飽喫飯了說真如涅槃皮下還有  
血麼須是个丈夫始得汝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界  
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保任  
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  
精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子作解會  
自已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  
肩矢放尿乞食乞衣更有甚麼事德山老漢勸你不  
如本分去早休歇去莫學顛狂每人擔个死屍浩浩  
地去到處向老秃奴口裏愛他涕唾喫便道我是入  
三界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

老漢見之似毒箭入心花針亂眼辜負先祖帶累我  
宗圖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他十方施主水也消  
不得莫筭道敢向他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  
為無事莫錯用心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穿你  
鼻孔纜著枷上償他宿債莫言老漢不道是你諸人  
大似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你解去繩索脫却籠頭  
卸却背馱作个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  
別法是个烂赫虚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  
從佛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理  
你今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  
僧到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喫



飯屙矢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  
可證只是尋常一个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  
个出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老自己  
分上都無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捏怪不休稱  
楊稱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  
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諸  
子你但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善惡凡  
聖取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與麼得方是  
个無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蹋汝  
脚板闊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卽是二頭三  
首外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  
天龍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  
孤峯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卧六時禮念疑他生死  
老胡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  
得者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  
佛否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矢  
橛且要仁者辨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橛菩提  
橛解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以故一念妄  
心不盡卽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  
時光可惜老漢不圖你田舍奴荷負若肯卽信取若  
不肯每人有个矢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你諸方大  
有老秃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學取抄取



我此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爲知  
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  
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  
欲得識麼只是个虛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  
明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  
漢從生至死只是个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  
欲得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  
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  
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  
不生卽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  
麼生擬下口嘴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

乃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  
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嘆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  
空活鱗鱗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這裏眼孔定動卽  
沒交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娼  
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堂堂一个丈  
夫兒喫他毒藥了便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  
狂亂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秃奴便卽  
與卜道教你禮祖師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姪女  
子不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這老秃奴便打禪  
牀作境致豎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詞強  
生節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若取如是說如將寶器



貯於不淨如將人糞作栴檀香仁者彼既丈夫我亦  
爾怯弱於誰竟日就他諸方老秃奴口嘴接他涕唾  
喫了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  
牛牽犁拽耙眼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你脊刮佛  
衣食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  
來只是個能行底矢橛不曾遇着好人便卽認得六  
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  
新爭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  
三兩兩聚頭商量甚麼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  
道有知解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覓便宜豈有  
如此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

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  
信施濫稱叅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  
十二時中行履處心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子  
指東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勘當  
解處老漢與你諸人何別郎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  
快喫他毒藥了似貪姪女人不持齋戒瞎秃奴羣羊  
僧顛却他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冊子尋句義覓  
勝負一遮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  
自帶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  
殊勝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  
倚一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僞記他



閑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塹  
作薄福業事褻唇嘴得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  
自惑諸境亂走他人由巡萬法蓋爲不信虛空本來  
無事增減他不得你諸人好似老鷄身在虛空心在  
糞堆上只覓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曾入叢  
林商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分  
馳騁四方傍他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  
解心跡不忘自猶不立常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  
千里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  
尚須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鎧遮田舍  
奴罵賊矢孔面不識好惡到我這裏恰似遇澧州人  
煮魚羹爛臙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却枷鎖作个  
好人去還肯麼若肯卽住不肯一任脫去珍重 示  
衆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  
覲露機鋒如同電拂 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  
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唧阿唧師復告  
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  
安坐而化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五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六

六祖下第五世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

曹洞

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

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

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

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

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

出對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

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叅瀉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

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瀉曰闍黎莫記得



麼師曰記得瀉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旣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瀉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瀉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瀉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瀉曰此去灃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瀉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瀉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



師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  
 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况無情說法乎師曰  
 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  
 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  
 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  
 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  
 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  
 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  
 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日向汝  
 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  
 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  
 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  
 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  
 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  
 乃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个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  
 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  
 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  
 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妙喜未見園悟時  
讀此偈致疑曰有  
个渠又有个我成甚麼禪遂請益湛堂堂云你  
更舉看妙喜遂舉堂云你舉話也未會便推出師  
 初行脚時路逢一婆擔水師索水飲婆云水不妨飲  
 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幾塵師云不具諸塵  
 婆云去休汚我水擔 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



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  
卽不問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  
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卽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  
甚麼爭卽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  
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  
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  
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价 他日因  
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  
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  
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  
爭肯恁麼道 雲巖諱日管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

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旣不蒙指示  
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  
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  
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  
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  
全肯卽孤負先師也 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  
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  
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劒翦諸見之稠林  
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  
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  
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師作五位君臣



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  
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  
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  
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  
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  
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  
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  
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  
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  
何是功師曰放下鑊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  
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 向聖

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

到處文明賀聖朝奉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

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功枯木花

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

風清好日辰共功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

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頭角纔

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慙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

南詢五十三僧問曹山寂五位君臣旨訣山曰正位

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

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

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

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

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山

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山曰靈機



弘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山曰妙容雖不  
 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山曰混然無內  
 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山曰混然無內  
 外和融上下平山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  
 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  
 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  
 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  
 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  
 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為奇積代替纓者休言落  
 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位賦未離兜  
 率界鳥雞雪上行○偈曰燄裡寒水結楊花九月飛  
 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官初降日玉兔  
 不能離未得無功音人天何大遲●偈曰渾然藏理  
 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僧問五  
 位對賓時如何山曰汝即今問那個位曰某甲從偏  
 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山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  
 山曰恐落偏位中去山却問僧祗如不接是對賓是  
 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山曰如是如是陸亘大  
 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王眷屬也無泉  
 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  
 曹山玉殿苔生意旨何如山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  
 朝時如何山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山曰違則斬

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山曰樞密不得肯曰  
 恁麼則變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山曰你還知君意麼  
 曰外方不敢論量山曰如是如是授子青五位頌  
 序云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榮枯自異是  
 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  
 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  
 關萬象幽肯既融於水月孤蹤派渾於金河不墜虛  
 疑回塗復妙丹霞醇五位頌序云夫黑白未分難  
 為彼此玄黃之後方見自它於是借黑權正假白示  
 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全體即  
 用枯木花開全用即真芳叢不艷摧殘兼帶及盡玄  
 微玉鳳金鸞分疎不下是故威音那畔休話如何曲  
 為今時由人施設芙蓉楷上堂喚作一句已埋  
 沒宗風曲為今時通塗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  
 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  
 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  
 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  
 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長蘆歇上堂轉功就位是  
 向去底人玉蘊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  
 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  
 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  
 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僧問雪竇宗如何



是轉功就位宗云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  
花云如何是轉位就功云夜半嶺頭風月靜一聲高  
樹嶺猿啼云如何是功位齊彰云出門不踏來時路  
滿目飛塵絕點埃云如何是功位齊隱云泥牛飲盡  
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湧泉景欣禪師云我四  
十九年在這裡向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  
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個見解言語總要知通  
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為如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  
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  
去亦喚作就中功親它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  
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  
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  
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天童覺四借頌一借功明  
位頌蘋末風休夜未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不犯  
東西岬須信篙人用意良二借位明功頌六戶虛通  
路不迷太陽影裡不當機縱橫妙展無私化恰恰行  
從鳥道歸三借借不借借頌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  
繩索得優游不知有去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四  
全超不借借頌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慵敲  
寒松盡夜無虛籟老鶴移栖空月巢古德分三種  
功勳頌一正位一色頌無影林中鳥不栖空階密密  
向邊遲寒巖荒草何曾綠正坐當堂失路迷二大功

一色頌白牛雪裡覓無蹤功盡超然體浩融月影蘆  
花天未曉靈苗任運剪春風三今時一色頌鬪體識  
盡勿多般狗口纔開落二三日用光中須急薦青山  
只在白雲間 園悟禪師提唱五位示眾舉僧問洞  
山寒暑到來時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  
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  
闍黎黃龍新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刺襟爭奈這  
僧不甘如今有出問黃龍且道如何支遣良久  
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  
山圈積落在甚麼處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  
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  
消安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五位現前浮山  
遠錄公以此公案為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  
然易會巖頭道如水葫蘆子相似捺著便轉殊不  
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叅時如何  
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裡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  
云全得他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  
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  
熱殺闍黎此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若是臨  
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道大好無  
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劍刃上走則快若向  
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微云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  
 請和尚道微指竹云這竿竹得與麼長那竿竹得與  
 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慧霞問僧恁麼熱向什  
 麼處迴避僧云鑊湯鑪炭裡迴避山云鑊湯鑪炭裡  
 如何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看它家裡人自然會他  
 家裡說話雪實用它家裡事頌云垂手還同萬里崖  
 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盧空上  
 階悟師舉了云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爲人處麼良久  
 復云討甚兔子云九峰通玄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  
 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  
 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  
 觸犯不欲染汚但學者機思不妙惟尋九轉靈丹云  
 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  
 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  
 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  
 佛法不現在前如是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  
 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  
 言十小劫者是染汚是斷絕又曰爾時初利諸天先  
 爲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  
 雨衆天花面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  
 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

作天伎樂常雨此花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  
 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  
 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  
 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  
 之旨也祖師曰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道吾真  
 曰古人道主賓元不異問答理俱全同安又曰賓主  
 睦時全是妄若臣合處正中邪一等是出世尊宿接  
 物利生言教有異爲復見處偏枯爲復利生不普明  
 眼底人通个消息汾陽五位頌五位參尋切要知  
 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解惟有那吒第一  
 機舉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  
 回互擬議鋒鏘失却威大死翁景深禪師謁寶峰  
 照求入室照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  
 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  
 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  
 之道後學宜依之吉祥元實禪師依天衣法聰禪  
 師早夜精勤脅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  
 夜宿田里觀星月璨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  
 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  
 今叅堂謂侍者曰這漢却有箇見處柰不識宗旨何  
 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叙而立師至俱召實上  
 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



叶處紫雲屯夜明簾捲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  
稱善五位王子僧問石霜諸禪師如何是誕生王  
子諸云貴裔非常種天生位至尊如何是朝生王子  
諸云白木為足輔直指禁廷中如何是末生王子諸  
云循途方覺貴漸進不知尊如何是化生王子諸云  
政威無比况神用莫能儔如何是內生王子諸云重  
幃休勝負金殿臥清風又燈錄載諸頌洞山五位王  
子誕生頌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  
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  
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  
朝生頌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  
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  
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勲未  
生頌久棲巖壑用功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  
心自委一身冬夏衣嫌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  
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  
頌傍分帝位為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  
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塗  
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頌  
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由來顯妙傳祗奉一人天地  
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  
制全為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九峰虔

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  
是否峰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峰曰若不知事極頭祗  
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為內紹曰如何是內紹峰曰知  
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為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峰曰須  
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  
所以借為誕生是為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  
峰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  
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  
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  
外紹還轉也無峰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  
如何是知有峰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峰曰  
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峰曰推爺向裏頭  
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峯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  
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峰曰渠也不獨坐世界  
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  
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  
無峰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峰曰若是  
為甚麼古人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為甚麼不知  
聞峰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  
是兒孫意旨如何峰曰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  
兒孫峰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峰曰無家可坐  
無世可與寂音曰雪竇通禪師長沙岑大蟲之子



也每謂諸同伴曰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  
 卽是傷它而况言句乎故石霜諸禪師宗風多論內  
 紹外紹臣種王種借句挾帶直饒未嘗忘照猶爲外  
 紹謂之臣種亦謂之借謂之誕生然不若絲毫隔  
 如王子生下卽能紹種謂之內紹謂之王種謂之句  
 非借也借之爲言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則  
 成挾帶汾陽無德禪師偈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貧富  
 賢愚名漸次將知修行亦須具眼予參至此每自嗟  
 笑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而脫去笑羅山大師不  
 契而識巖頭及觀棗栢大士之論曰當以止觀力功  
 熟乃證知急亦不得成而緩亦不得但其緣彼緣之中本  
 定不虛棄如乳中有酪要須待其緣彼緣之中本  
 無有作者故其酪成已亦無有來處亦非是本有如  
 來知慧海方便亦如是是以知古老宿行處皆聖賢  
 之言也又曰此如唐郭中令李西平皆稱王然非有  
 種也以勲勞而至焉高祖之秦王明皇之肅宗則以  
 生帝王之家皆有種非以勲勞而至者也謂之內紹  
 者無功之功也先聖貴之謂之外紹者借功業而然  
 故又名曰借句曹山章禪師偈有曰妙明體盡知傷  
 觸力在逢緣不借中雲居膺禪師曰頭頭上了物物  
 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  
 自別 寂音復述洞山尊貴旨訣云雲居膺禪師曰

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作等閑這裏是什麼  
 處所爭受容易凡問个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  
 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竝馳行脚  
 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恠不相似恐  
 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  
 首尾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底事  
 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收攝蓋爲學處容易又曰  
 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  
 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  
 麼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甚麼交涉  
 如將方木通於圓孔多少論說若無恁麼事饒汝說  
 得簇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識情在一件事須向這  
 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一毫髮去不盡卽被  
 塵累豈况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  
 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  
 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  
 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  
 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  
 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  
 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  
 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照於世間明朗是一半  
 那一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識得光影門頭戶底粗



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升天底事須對眾  
 颺却十成底事對眾去却擲地作金聲不得回頭顧  
 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  
 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  
 事不是等閑予味雲居之語知尊貴之旨須自悟噫  
 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舜也 僧問曹山子歸就父  
 為甚麼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  
 山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  
 斫不開又僧問如何是師子山曰眾獸不能近曰如  
 何是師子兒山曰能吞父母者曰既眾獸不能近不得  
 為甚麼却被兒吞山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  
 盡曰盡後如何山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  
 何所山曰亦盡曰前來為甚麼道全身歸父山曰  
 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  
 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 授子感溫禪師僧問父  
 不投為甚麼却接子授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  
 子還屬功也無投曰不屬曰汝與我會 華嚴隆  
 子各自脫曰為甚麼如此投曰汝與我會 華嚴隆  
 禪師少時事石門徹禪師一日問門曰但得隨處安  
 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  
 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干奇  
 百恠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

有少聲色則驚恠傳說先洞山示眾曰欲知此事如  
 人家養三兒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縣中其一  
 用家中錢物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不得家中錢物  
 亦不得外處錢物且道那一個合在州中那一個合  
 在縣中那一個合在村中那一個合在州中那一個合  
 否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洞曰今日去也無  
 有是此人出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  
 亦從今日去僧曰恁麼則屬功也洞曰是僧曰喚作  
 甚麼功洞曰喚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何人還知有州中  
 人否洞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麼則村中人全  
 明過也洞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  
 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  
 須知有轉身處始得隆曰古人知有便如州裏人耶  
 亦須因奉重而至耶門曰洞山曰向時作麼生奉時  
 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向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曰背  
 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曰放下饅頭時作麼生曰如  
 何是共功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曰放下饅頭時作  
 勳五位也譬如初生鳩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  
 飛遠蕩 僧問雲居宏覺禪師如何是沙門所重覺  
 曰心識不到處洪覺範曰洞上宗旨語忌十成不欲  
 犯犯則謂之觸諱如五位曰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



前朝斷舌才宏覺蓋洞山之高弟也而所答之語如此豈非觸諱乎曰東坡最能為譬嘗曰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夫不犯諱忌十成者法也宏覺不忘法何以能識宗金剛般若若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宏覺以之林間錄又曰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後始名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即說一句答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知者以為苟然語如無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為苟然語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若是此意也洞山安立五位道眼明者視其題目十五字排布則見悟本老人如曰正中偏偏中之正正中來偏中至為偏中至到是也人天眼目從寂音之說悉改兼中至為偏中至幻寄曰人多指洞山君臣五位為語忌觸諱機貴回互臨濟用棒用喝為全提正令直示家風殊不知用棒用喝即回互不觸諱之密令也語忌觸諱機貴回互即全提直示之妙運也至第以黑不言黑而半夜炭裏白不言

白而言古鏡老婆為回互尤屬皮相夫一切萬法有無俱屬名言都無實義若確有定稱盡為邪見故洞山假黑白而示回互忌觸諱忌十成死語也所以云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自昔聖賢說法皆然洞山特一為拈出耳世間豈有不回互不忌觸諱以十成死語示人之聖賢耶覺範謂宏覺心識不到處是觸諱而又讚其忘法識宗吾恐宏覺未肯點頭心識不到處是觸諱則洞山非佛與直饒將來亦無處著語皆是觸諱耶未可謂洞山既沒莫為之正也至於欲易兼中至為偏中至予初亦心是之既而反復洞山五位語知其不然何也蓋向者君向臣也正中偏也奉者臣奉君也偏中正也正中來君位也曹山所云本來無物者也學人證此功也故云功猶之無礙也功猶之無礙也兼叶故云共功為偏中至無待智者知其不然又古礙也今以共功為偏中至無待智者知其不然又古德謂事不獨立若獨觀之是情智之境非觀智之境又謂色中無空文理俱絕則偏中至之不立固如覺範言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者也妙喜親見洞下諸尊宿嘗受室中密傳而引五位語亦仍兼中至之文未嘗易為偏中至此亦可證也又斷舌事覺範援賀若弼而遺世親以習小乘謗大乘欲斷舌



與觸諱最切何乃舍親而就疎乎又人天眼目以五  
王子配五位以末生當正位既繆矣又以內生為同  
誕生亦非也誕生猶有待者也內生生即能紹種者  
也覺範言之甚詳已載於前不復繁引又有謂洞宗  
頗落言詮不如臨濟直截是亦不然賓主何異  
君臣四喝何異五位耶眾盲摸象良可悲夫 問

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  
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 師

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  
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

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師喚侍者掇退果卓馮山詰云諸人

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性性作是非得失會去  
山僧道這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假使盡大地人來  
也不敢正眼覷著 耶耶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  
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欠一著在 雲蓋本云洞  
山雖有打破虚空鉗錘而無補綴的針線待伊道過  
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个衲僧

喫了也 須吐出 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

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幻寄曰昔洪州廉使問馬祖喫酒肉即是不喫

即是祖曰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徑山國一禪  
師人問傳舍有二使郵吏為割一羊二使聞之一人  
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之乎國一曰救者慈悲不救者  
解脫此三尊宿一人雷轟電掃却墮見滲漏一人珠  
輝玉潤却墮情滲漏一人山高水深却墮語滲漏若  
人能一一辨出有目如盲若辨不出有口若瘖更或  
道一摸脫出無有參差 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  
搥曾大哭須有日在

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 雪峰上問

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个入了也峰曰某

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峰無語 雪峰搬

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峰曰盡大

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 問時時勤



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未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未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舉卽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

雪竇顯云他既不受是眼

將來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个提不起設使合國人來且欸欸將去天童拈云長蘆卽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直須不受若不爭免將來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真个是瞎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問師尋常教

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後來山會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山曰洞山有何

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山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山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山曰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浮山遠

問僧名甚麼曰某

曰不因黃葉落馬知是一秋  
甲師曰阿那个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



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  
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  
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  
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  
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  
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卽便休  
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  
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  
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  
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  
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

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  
不解與麼來 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  
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  
將取三兩粉來與這個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  
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  
峰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  
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  
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 問僧甚處來曰  
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  
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  
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



從來疑著這漢 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  
則不無有覺卽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  
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  
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僧却問如何是沙  
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  
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  
師肯之 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蟆有僧便問這個因  
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祇爲闍黎 問三身之中阿那

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嘗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嘗於此切意作麼生

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忽有个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許伊具隻眼妙喜曰恁麼葛藤也未夢

見三一个老漢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 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

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 陳尚書問

師五十二位菩薩中爲甚麼不見妙覺師曰尚書親

見妙覺 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

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

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

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 師與雲居過水師問水多

少居曰不濕師曰粗人居却問水深多少師曰不乾

五祖演云二人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爲你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濕庫藏珍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濕二途俱不涉任他綠水與青山 上堂有一人

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



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 官人問有人修行否

師曰待公作男子卽修行 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

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

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

須努力莫閑過日 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

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

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卽聞僧問如何是

佛向上人師曰非佛 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 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提

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這裏卽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捺根 師

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

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

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

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

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

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

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

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

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

成五如莖 徒結切 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

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

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

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



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  
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  
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  
如虎之缺如馬之鼻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  
狸奴白牯弄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  
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  
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

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智證傳洞山悟本禪師所立正  
中妙挾挾路通宗通塗挾帶傳

曰百丈曰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  
故教外宗旨其所開示必曰藉教如言妙挾則曰正  
中如言挾路則曰通宗如言挾帶則曰通塗蓋本一  
挾帶而加妙字耳然挾帶之語必有根本大乘所緣  
緣義曰言是帶已相者帶與已相各有二義言帶有  
二義者一者挾帶卽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者變

帶卽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曹山見杜順法身頌  
曰我意不欲與麼道乃自作之曰渠本不是我我本  
不是渠渠無我卽死我無渠卽餘渠知我是佛我如  
渠卽驢不食空王俸何假雁傳書我說橫身倡君看  
背上毛乍如謠白雪猶恐是巴歌予觀曹山之語皆  
妙挾也語不挾帶則如能緣之心不挾境體則是渠  
無我我無渠血脈斷緣世流布想耳非宗旨也  
寄曰觀所緣緣論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此似帶質  
也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此有質獨影也是皆情量  
純在偏位臣位此借之明妙挾耳宗塗渠我卽偏正  
也挾帶  
卽兼也 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

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  
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

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

覺範云  
大般若

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現是菩薩作此觀  
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  
證又曰若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  
依於空戲而不撻空亦不爲空之所拘礙昔洞山大



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非意斷苟為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間滲漏之語往往鼻笑雖洞山復出安能為哉 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

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

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

進退金鎖網鞵鞵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

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 又偈

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个中意一老一不

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逍遙忠忠云三從六

義 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

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

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

將圓寂謂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

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

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

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

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

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

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泐蹤跡努力慙

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眾儼然坐化

時大眾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眾曰出家人心

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

愚癡齋眾猶戀慕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眾



齊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  
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  
二謚悟本禪師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六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七

六祖下第六世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問僧有个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

印為合取狗口公自捫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

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 齋次拈起胡餅問僧

江西湖南還有這個麼曰尚書適來喫个甚麼公曰

敲鐘謝響 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

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

待來勘過須與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

謂諸官曰不信道 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公

曰弟子恁麼來早已是不著便何況師更畫一圓相



福便掩却方丈門

雪竇云陳操止具一隻眼復頌云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鐵

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鬪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廡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觀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个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姓朱氏七歲出家常

習律聽教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床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食之覺心意開爽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個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



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師應諾童子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子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卽文殊也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師因駐錫五臺後叅仰山頓了心契令克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筴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於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田頴許思之亂寇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俱長錢武肅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瘞

福州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叅先雙峰峰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峰曰祇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卽



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叅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於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个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卽前邁尋屬雙峰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教我不著是非

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初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叅濟問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个不會底人也無叅堂

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禡他不成禡他濟曰我誰管你成禡不成禡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會撥著一个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个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



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  
脚一遭拄杖頭不會撥著一个會佛法底你憑个甚  
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  
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  
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  
處學得个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个  
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  
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  
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  
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  
供養臨濟先師 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

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則不點 僧問四面八

方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

个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

過晦堂心頌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伴啼鸞閑庭  
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 徑山杲頌古廟

裏頭回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閑  
神野鬼都驚怕只為渠儂識梵書 師謂克賓維那

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

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

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

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雪竇云克  
賓要承嗣

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  
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

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雲居舜云大治  
精金應無變色其柰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



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汎汎之徒齟齬轉面皮多少時也  
徑山杲云雲居物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齟齬轉面皮始得洞山廣道者梓州人叢林號廣無心初遊方問雲蓋智和尚與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持此語問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你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亦打廣於此大悟淨因作頌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與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  
 趁出院 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

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

用首山拈云看他興化與麼用為甚麼放得他過諸上座且道甚麼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雖然如是亦須子細便下座又曰二俱有過二俱無過覺範曰予觀首山

可謂臨濟興化的骨孫幻寄曰首山如優孟學孫叔敖耳洪公更矢上加尖 師見同叅

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園悟勲云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隨大隊 雲居住三峰菴

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个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



和尚住三峰菴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个何必興化即不然爭知道个不必

妙喜曰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

許你親見  
二尊宿

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

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幙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宗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師乘馬忽驚墜傷足師喚院主與我做个木拐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蹶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

拐子端然而逝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語接興化語具二師章臨終時

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

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

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

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鎮州寶壽沼禪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

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

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

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

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趙州



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  
州收坐具而出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  
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个伎倆  
也作不得師便打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

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妙喜曰

身露影漢殊不顧旁觀者 雪竇頌云雙收雙放若  
為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千古

動悲風 園悟勤云這个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  
有毒藥這个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為甚麼雪竇

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  
你註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

山僧也不知落 處諸人還知麼 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

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个麼官人無對

山令眾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

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

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 到德山纔

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

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

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

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

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

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上堂我逢人即出出

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  
不出出則便為人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



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  
嚮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

幽州談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  
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  
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  
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  
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個野狐  
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翠巖芝云且道  
尼具眼麼只擔  
得个斷貫索  
作麼生會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下二根人來時  
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  
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虎溪菴主僧問菴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  
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  
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嚮師曰開市裏虎  
覆盆菴主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  
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  
猶作這個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背曰可惜先師一場  
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桐峰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  
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柰老僧

何雪竇云是則是兩個老賊只解掩耳偷鈴復頌云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个斑斑爪牙未備君不見  
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  
收虎尾兮拈虎鬚幻寄曰雪竇著這兩賊毒手也



有老人入山叅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問僧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豎起痒和子曰江西還有這个麼僧拓膝閉目師曰東家廝兒却向西家使喚僧曰有口不煩賓主說師曰適來患聾而今患瘖僧曰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師曰客作無功未免逃避僧便行師曰自累猶可莫累老僧僧却回向師禮拜師曰若不溜麼已後喪我兒孫

定上座初叅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搗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峰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



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  
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  
雪峰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  
若不是這兩個老漢墜殺這尿牀鬼子 師在鎮府  
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  
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  
曰莫恠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座  
主直教他窮到底

歲上座離臨濟叅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  
曰這個且置或遇心境一如的人來向伊道个甚麼  
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个主人

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

便出

馮山間舉云歲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遍天下馮山老子雪上加霜子細點  
檢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 參百丈丈曰

闍黎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諮謹丈  
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曾曰與麼不與麼丈  
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即得知即得  
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  
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為石霜侍者洎霜歸寂眾請首座

青繼住持師白眾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

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  
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鑪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



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個祇是明一色邊  
 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肖我那但裝  
 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  
 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  
 師意未夢見在南堂靜云要識虔侍者麼只是急殺  
 人底漢子要識首座麼也只是孟春  
 猶寒仲春漸煖季春漸暄忽有人喚和尚和尚啞賴  
 他喚一聲若不喚一聲念到臘月三十日也未了在

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  
 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  
 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  
 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  
 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

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  
 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  
 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  
 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  
 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  
 來是汝當人個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  
 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  
 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 問諸  
 聖間出祇是個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  
 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為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為他指天指地



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 問盡乾坤都來  
是个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  
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燭也無師曰不借三  
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  
如是觸體前見鬼人無數吳順義初告衆安坐而化

洞宗諸語  
具洞山章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  
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柰騎者不鑿師驟牛而去  
彊德憇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  
甚麼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  
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

騎者不鑿

論轉功語  
具洞山章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眉目風骨清朗如  
畫生而不茹葷僖宗百計移之終不得及僖宗幸蜀  
遂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一夕入室懇曰祖師  
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  
盛傳豈妄爲之耶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  
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師聞俯而惟曰大竒汗下  
遂拜辭至邵武城外見山蔚然深秀因撥草趨煙起  
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與此長  
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  
何處至此欲何求老人曰住於此山然非人龍也行



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無已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座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動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德卽穴巖下爲泉曰深山乏泉致此以供養邦人聞之翕然相與唱導聿成崇刹號爲龍湖云其旁有神最靈異民致牲饗不絕師仗策至廟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不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邦之父老夢神告之曰聞禪師爲我受戒我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自是神顯

異迹護持此山師將化令擊鐘集衆跏趺而坐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个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舉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於是斂目安坐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於本山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柰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柰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柰何霜曰老僧若柰何拈過汝不柰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始下



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卽忒煞道却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僧叅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 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與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臥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



那個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

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喜妙

曰驢揀濕處尿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卅歲出家通經論具戒爲臨濟侍者濟嘗稱之曰此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自謂已足濟一日問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師曰總不親濟曰親處作麼生師便喝濟便打濟一日又拈胡餅示師曰萬種千般不離這個其理不二師曰如何是不二之理濟再拈起餅示之師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濟曰扞矢見解師曰羅公照鏡又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叅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



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師  
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  
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  
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  
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個便去師乃喝濟  
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个赤  
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齏糲裏淹  
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  
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  
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  
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夾山却令人伺  
師出菴便與燒却越三日師果出菴來人報曰菴中  
火起師亦不顧直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  
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  
一接山曰目前無閣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  
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  
舌頭卽不無閣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  
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  
作佛莫愁衆生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  
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  
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師於  
言下大悟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  
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



如是卽吾宗不墜矣 抵涔陽遇故人因話武陵舊  
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闌闌中曰何  
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闌闌中如何  
逃避師曰雖在闌闌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 上  
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  
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  
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  
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  
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  
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又云學道先須  
識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祇如鋒鏃未兆  
已前都無是个非个瞥爾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  
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互起致使玄關  
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若不當陽曉示  
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  
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學人觸目  
有滯蓋爲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該括方寸不能  
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潔淨  
自己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己法眼未明  
此人祇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得脫圻自  
由謂之深可愍傷各自努力 龐居士禮拜起曰孟  
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士曰龐公年老師曰何



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士曰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犁溪相別今得幾年溪曰和尚猶記得昔年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溪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仔細看師曰打卽打會禪漢溪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繁 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卽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問學人擬

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光化元年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傲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叅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卽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個是卽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個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塗請和尚不問師曰未

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



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  
 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  
 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  
 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  
 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  
 問師師曰慈舟不掉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便告  
 寂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謁夾山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  
 作一圓相曰何似這個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  
 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

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叅  
 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  
 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  
 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  
 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師  
 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

洛京韶山普寰禪師僧叅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  
 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  
 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  
 口向甚麼處屙因無語師便打雲門代云這話墮阿

韶山今日瓦解水消

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



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  
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卽是闍黎有  
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看君不是金  
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  
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  
僧遵曰一句迴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  
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麼處師  
曰個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  
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卽恁  
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  
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

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  
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  
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  
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拄  
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  
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  
釣遵無對師便打

妙喜曰笑殺  
睦州陳尊宿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  
背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因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  
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



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丹霞淳頌雖然苔盡深深

意爭柰投機句未親欲會本  
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鄂州巖頭全叟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

天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峰

欽山為友謁臨濟濟先化去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

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叅

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

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叅堂山曰這個

阿師稍似个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

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

叟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一日叅德

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

洞山山曰若不是叟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

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徑山果云  
猛虎不識

莽莽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劍下身亡巖頭雖於虎莽  
之中自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翻身之機若子細

點檢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為巖頭作主底麼出  
來與大慧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泊合停囚長

智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

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

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

未會未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

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

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未後句他



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

山果三年後示寂徑

山果頌云一搗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塲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師與羅

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

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

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

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

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

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無軫上座問羅

山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欠便道無光山召軫軫應諾山曰灼然好个佛祇是無

光曰大師為甚撥無軫語山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山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

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山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泪錯恠大師妙喜曰巖頭父子雖

善暗去明來子細檢點將來未免觸體敲磕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

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因

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

曰巖頭來峰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便打三

十棒趁出 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

住菴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

菴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

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

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

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

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



徑山杲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鑪炭裏  
蹲身蓋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人問雲  
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他道快便難逢  
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  
僧問塵

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滿盛油

招慶問羅山云巖頭道銅鈔鑼

裏滿盛油意旨如何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徑山杲頌云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個老古錘擔雪共填井喝一喝師因沙汰

甘贄家過夏補衣次贄行過師以針作劄勢贄遂整

衣欲謝妻問云作甚麼贄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

知贄舉前話妻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

回咽女子聞云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衾上座劄將

去也師值沙汰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岍各挂一

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

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撓

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

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祇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拋

向水中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觀三兩段義

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

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

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

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

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

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

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



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

妙喜舉了喝云縮頭去

示衆但明取綱宗本無寔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事上覷卽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真椀鳴聲茶糊汝繫罩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 示衆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个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轉地若也看不

過纔被人刺著眼眨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古人道沉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自然轉轉自然目前露倮倮地飽餉餉地不解却不解齧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齧猪狗眼赫赤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此子氣息便知深淺硬糾糾地汝識取這個狸奴面孔與麼時不要故探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局漉漉地遮般底椎殺萬个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齧人火急却似刺蝟子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



嗔斗呖地有甚麼近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  
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  
來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胷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  
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煇煇  
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  
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齧斷後不用  
尋伊去住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倮倮地不用思搭  
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  
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腳時參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  
夜管帶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  
肚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  
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  
至醍醐亦能殺人遮个不是汝習學得底遮个不是  
汝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  
月三十日赤闕闕地無益當莫造作捏怪但知著衣  
喫飯屙矢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有一片  
衣不敢將出曬恐人見怕失道者名圖人讚歎作恁  
麼不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他繩牀上老櫛槌屙漉  
漉地將爲好誑誑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  
好不見道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  
深淺這個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  
麼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



真是無孔鐵椎聚得一萬个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  
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  
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曾  
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  
一切須識取左右句遮个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  
住底遮个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  
生便齧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閑  
閑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  
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  
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  
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人天眼目云

四藏鋒者巖頭所立也就事者全事也就理者全理

也理事俱藏則曰入就俱不涉理事則曰出就達觀

就事藏鋒事獨全不於理上取言詮錦鱗若不吞香  
餌掉尾揚鬚戲碧川就理藏鋒理最微豈從事上立  
毫釐新羅鷄子飛天外肯榻林間野雀兒入就藏鋒  
理事該碧潭風起動雲雷禹門三月桃花浪戴角擎  
頭免曝鰓出就藏鋒理事忘長天赫日更  
無妨雷公電母分明說霹靂聲中石火光 師嘗謂

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

起衆皆避地師端居宴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

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

里卽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

利四十九粒衆爲塔藏之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



惡茹葷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十二出家十七落髮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个恁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遂謁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有省後與巖頭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个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嚏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胷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個



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  
 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  
 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个入處頭曰此去三  
 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  
 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  
 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  
 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  
 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  
 他後如何卽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  
 已曾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盖地去師於言下大悟  
 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師與欽山

巖頭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師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 住後僧問和尚見德

山得个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 有兩  
 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  
 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  
 我有个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  
 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叅某書上  
 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  
 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  
 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  
 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



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

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後有僧問招慶

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昇州道一句西瞿耶

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

照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雙底時節同條

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僧問徑

山杲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為甚麼向鰲山成道

山云屋裏販揚州僧云後來住菴有僧敲門雪峰放

身出云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還有優劣也無山云

優則總優劣則總劣僧云為甚麼雪峰低頭歸菴山

云疑殺天下人僧云僧舉似巖頭頭云我當時若向

伊道末後句天下人不柰雪老何作麼生是末後句

山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僧云巖頭道雪峰與

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意旨

如何山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乃云

古德道青蘿黃綠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佇出沒太

虛之中萬法本閑惟人自開又教中道凡夫見諸法

但隨於相轉不了法無相以是不見佛遂舉起拂子

云這個是相那個是無相現今目前森羅萬象眼見

耳聞悉皆是法又何曾聞來既不曾聞教甚麼物隨

相轉又舉拂子云這個是無相又作麼生了既無可

了却向甚麼處見佛且道古德底是教中底是是又

是個甚麼若向這裏分割得出釋迦不先彌勒不後

後有僧問招慶

師西來意山舉拂子示之其僧不肯後叅師師問甚

處來云浙中來師曰今夏在甚處曰蘇州西山師曰

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師曰何不在彼從容曰佛法

不明師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作麼生不肯

他曰是境師曰汝見蘇州人家男女否曰見師曰汝

見路上林木否曰見師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

見路上林木否曰見師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



總<sub>是</sub>境汝肯他否曰肯師曰祇如拈拂子汝作麼生  
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和尚慈悲師曰  
盡乾坤是个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對 師問僧  
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僧曰不敢師曰又爭解  
恁麼來僧曰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曰汝猶醉在出  
去僧便出師乃召大德僧回首師曰是甚麼僧亦曰  
是甚麼師曰這漆桶僧無語師顧謂鏡清曰好个師  
僧向漆桶裏折倒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師曰  
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向伊道是甚麼被他道  
這漆桶又作麼生清曰成何道理師曰我與麼及伊  
汝又道據款結案伊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

等是恁麼時節其間有得有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

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

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古龜鑑還會麼這漆桶

有一僧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畚

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

師聞得乃曰也甚竒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

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

卽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卽與剃却 三

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

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

持事繁雪竇顯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三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五祖演云衆中



或謂雪峰三聖宗派不同故言不相契或謂三聖作  
家雪峰不能達其意如斯話會有何交涉若問五祖  
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只向伊道好个問頭且道與雪  
峰是同是別 園悟懃云雪峰道便打是有過是無  
過你若辨得出 拄杖子屬你 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

一面古鏡這个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

名何以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

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雪竇顯云好與二十棒這

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曰瀉山

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

座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汝

速去懺悔 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瀉山僧問意旨如何沙云大小瀉山被這僧一問直得百雜

碎 問古礪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

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

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礪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

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

自此不答話 雪竇拈云衆中總道雪峰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

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為作者徑山杲云雪峰不答話疑殺多少人趙州道苦

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即不然古礪寒泉時如何到江扶客棹出嶽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話

有兩負門若人檢點 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

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污人

好師曰我即不塗污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

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 雲門別前語築著便作屎

臭氣又代後語將謂是鑽天鷄子元來只是死水裏蝦蟇 僧



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

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打三下後問巖頭頭打三掌雪實

云應病與藥且打三下據令而行合打多少一天童云雪竇一期趁快後人徃徃作行令會殊不知雪峰巖頭是个

無固必漢 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

來曰二塗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

師便打趁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曰湖

南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豎起拂子

曰還隔這個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趁出此僧

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問兄到

雪峰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被同行詬叱

與他說破這僧當時悲泣常向中夜焚香遙禮 問

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此間

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

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

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

對師曰如是如是 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

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對乃回舉似覆船船

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

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

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玄沙謂師曰某甲如

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个木毬一時拋出沙

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



家事

妙喜曰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一日陞座眾集定師輒出

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

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

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

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

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

失命雲門以拄杖攬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

沙曰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

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雪竇頌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

柰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峰大張口大張口兮

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峰前來者一

峰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看雪峰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似个新婦兒怕阿

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攬向雪峰面前作怕勢為蛇畫足玄沙云用南山

作甚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在窠窟裏更無有一

人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

人鶻鼻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上堂舉拂

子曰這個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

曰這個為中下師便打 雲門云我不似雪峰打破這

下機人來如何門便打 師上堂云盡大地撮來如

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

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

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少 園悟

且喜沒交涉 雪竇顯頌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

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 師云飯籬邊坐餓死人臨



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妙喜舉了喝云多

不禁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那裏得這消息來

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

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

了也

保福展舉問鵝湖智孚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

丈保福低頭入僧堂

師將示寂自製塔銘并叙曰夫從緣有

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堅之則在

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

結室剪木成函搬土積塊為龕諸事已備頭南脚北

橫山而臥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

我志深囑再囑幸勉勵焉縱然它日邪造顯揚豈如

當今正眼密弘善思之審思之銘曰兄弟橫十字

雪竇

註云國無二君又云知麼同心著一儀

風行草偃又云直與

土主曰松山

四顧

匪絕又云看卵塔號難提

獨露相倚又云險

更有胡家曲

一西一東又云

大難汝等切須知

自南自北又云會也

我唱泥牛吼

聞莫舉頭又云呵呵

汝

和木馬嘶

見應合眼又云撫掌

但看五六月

豈可徒然又云吁

冰片滿

長街

事非草草又云苦

薪盡火滅後

去去誰同又云好住

密室爛如泥

須到如此又云努力

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

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

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

一碗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

又將一碗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



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个甚麼  
山曰子大似个鐵櫪住後雪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  
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峰  
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碗水峰曰將水來  
師便度與峰接得便潑却雲門云莫  
壓良爲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叅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  
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七



